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一

集部

曲江集卷七

唐 張九齡 撰

勅制

勅皇太子納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處分朝集使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歲初處分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幸西京

勅置十道使

勅授十道使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處分舉人

勅處分縣令

勅處分縣令

勅處分選人

勅議故私鑄錢

勅處分宴朔方將士

勅宴幽州老人

勅慮囚

勅擇日告廟

藉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廢王皇后制

停張說中書令制

勅皇太子納妃

勅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是姻媾且猶正於人倫
况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

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
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衆之澤應天下囚徒
死罪特宜免死配流嶺南遠處流罪降至徒徒已下罪
並宜釋放其造偽頭首勾合知情受偽人等罪雖徒流
仍便隸為百姓至彼勿許東西諸道征行人家及鰥寡
惇獨委州縣長官檢校矜放差科使安其業中間有不
支濟者量事賑給仍量助其營種長安萬年兩縣百姓
及今月當上曠騎衛士雜匠掌開幕士駕士工人樂人

供膳主膳官馬主食弓等並免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

引飛騎萬騎監門長上及禮生有職掌者各減一年勞

在京文武官九品已上見在京外官因公使及當上在

京新除五品已上外官未辭并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

勲一轉東宮官九品已上諸司緣禮會祇供官等更加

勲一轉五禮使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蕭嵩特封徐國公

禮會使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特與三品

妃禮會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諸副使及判官

更加勲一轉禮官儉者夾侍官及孔目官使典主旌節
等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省給使教坊音聲人
緣太子禮會祇供者各賜勲一轉皇太子舅尚輦奉御
趙迥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右武衛騎曹趙進特與
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子侍讀侍書等各加一階皇
太子諭德潘蕭特與五品太子妃兄通事舍人薛愿特
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兄吏部常選薛基特與五品仍
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官等各節級給賜物即宜領取

宴會者所以宣其情頒錫者所以將其意公卿百辟庶
知朕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朝集使等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
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
黎元于茲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畧有四端衣食本
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
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修其五教將以博俗也

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患不知患在不行爾且長吏數
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揚其職不當冒榮
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令刺
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
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遙行之則
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
人家每事憂恤倉儲惟實賦役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
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

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
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纏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
人所感善必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
朕意並即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思至理實仗羣賢何嘗不
數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旟熊軾光寵有加甘露鳳凰寂
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

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為後圖或未晚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已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直為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遞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先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寘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

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特須哀矜以遂
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
領乃者庾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
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計冀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
誣也方牧參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
實是與惟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為宰
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
俟後命並即好去

勅處分朝集使

勅朕受命于人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尚澆行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已之誠豈到至如典州當侯伯之尊宰邑敵子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達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勅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昇理道循良者不用若聲績未著黎

庶未康牧守未朝而輒遷叅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為人
之資地爾豈是責成之意耶以故一切還州將矯其弊
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中外為隔惟以億兆為憂
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括附便入差科輒相容
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
未革自行此法即有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
察豈其然乎此色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為殿最
又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閱實

乃多幽枉都邑尚爾郡縣可知各以貶官用懲王吏自
今已後天下繫囚非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
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
因此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
桑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
侵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者誑誘
愚人窮其根萌特須禁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聞比
來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耕夫在

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當遣察問
勿不用心即宜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十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必罰以懲惡謂之二
柄所以一人朕念彼黎元比遭水旱而賦役不等浮惰
相仍且無輯寧漸用凋弊所以慎擇長吏兼命使臣寵
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效豈是未圖政之殊尤永用
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為政者防於未然均其

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為之所雖遭歲惡固亦人
安況在豐年不能招緝遂使戶多虛掛人苦均攤務欲
削除更成詭故已逃者未必為削為姦者因此便除一
啓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牧縣有良宰而精心緝
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將朕此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
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助逃之費是為救弊之先此
不存心更知何理且刺史縣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
何率勵至如親識遊客憑恃威權囑託下寮搖動獄訟

或差遣不當致令損失或處分有乖便至煩擾兼有不
肅諸吏惟只自謹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虛荷榮
寵徒增祿秩此而可容孰為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
奏聞今甘澤以時農桑為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
申明勿妨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畝或無牛
力勸率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令決斷無令寃滯
致有妨奪鰥寡惇獨征鎮之家倍須撫存勿有科喚朕
有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惠施一縣使者廉

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復也
豈食言哉並即好去

勅歲初處分

勅天地以大德生羣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命
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若道無欽崇
命不永保帝實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期庶乎合於
仁覆之意也夫宓義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
而不誅彼亦何為獨臻于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

未能畫衣以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政猶蹇駁俗尚澆
醜當是為理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不仁於父母兄
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溫飽之
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為詐
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繼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誅
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類多自陷訟獄之弊恒由此作吁
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也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
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

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且五常循行豈須深識六親
和睦何待丁寧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
茲今獻歲之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
吏可舉舊章諸有媪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
殺伐致令天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衆興役妨時害
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鎮人或孤惻物向
陽和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蓋不體
仁無以為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心

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生不能自全於己故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明乎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淨欲令所為之政教何從而致于太和者耶百辟卿士各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小利綜緝煩文邀名直行去道彌遠違天和氣生人怨心朕甚厭之所不取也各勵精一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朴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

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要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
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
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誠必驗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此勅
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懷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典其事寧不重歟頃年已來
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
銓選猥積且六官之列體國是同况宗伯掌禮宜主賓

薦自今已後每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
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勅幸西京

勅朕所時邁皆順物情頃屬闕輔無年遽爾東幸固非
為已將以息人今百穀既成庶務皆省而五陵所奉誠
在京師安可更留周南有闕時薦宜以來年正月七日
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式應緣行幸所須務從節減所
由明為條例勿使勞煩

勅置十道使

勅歲比不登人或流冗言念菜色朕用疚懷而牧宰是寄惠養猶缺黎元為本賦斂未均當宁思之良所於邑且十連為率六察分條周漢以還事有因革帝王之制義在隨時其天下諸道宜依舊逐要便置使令採訪處置若牧宰無政不能網理吏人有犯所在侵漁及物土異宜人情不便差科賦稅量事取安朕所責成貴在簡要其餘常務不可橫干其使宜令中書門下即簡擇奏

聞朕將親覽

勅授十道使

勅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
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緝寧朝散大
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道宣慰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
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
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範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
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冗能勿殷懷吏又不畏不仁人

或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仗賢而前此使車不無殷鑒事皆掣肘務欲總權小有舉於毫髮大莫振於綱領本令條察却用煩苛永言所期豈云自弊今既各膺重寄允謂通才以蠲疾苦之原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道利及萬人朕所設官以待能者朝之優秩必歸令譽言可復也宜副朕懷可依前件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諸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

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預若專令官祭是以踈間親
遂此為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為致廟
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祭置及官悉停若無後宜令依舊
勅處分舉人

勅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衷以觀深識頃年策試
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事徒徵
隱僻莫見才明以此擇賢良未得所卿等各膺推薦副
朕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勿復仍舊空載游詞各宜

就食食訖就試

勅處分縣令

勅諸縣令等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
朕每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升無能者從近而
廢固已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
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為棄地或以煩碎而不
專意或以僻遠而不畏法浸染成俗妨奪為常嗷嗷下
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有以濟之故令吏曹

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有成聲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不知惟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祝

勅處分縣令

勅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之政豈無所革今既各膺獎用當盡良能期月有成聲能若

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既爾有聞不患無位各宜勉勵
以副朕心

勅處分選人

勅朕憫茲下人不忘寤寐庶乎富教寄在牧宰所以推
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得人
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為理聲績有稱即當待以不次信
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豈獨敗於厥躬
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勉之以成名

節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食食訖好去

勅議放私鑄錢

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質有無故古之為錢將以通貨弊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者耕織為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況古往今來時異事變

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自拘必無足用且欲不禁私
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勅處分宴朔方將士

勅朔方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總戎朔陞
經畧萬里賦車籍馬精卒銳兵自其有虞莫不素練而
醜虜背誕偏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廟畧之云
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頑凶且懾狂寇覆巢以奔
北羣師掉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聊加宴樂各宜坐食相

與盡歡其軍將已下官賞別有處分信安郡王禕與一
子官

勅宴幽州老人

勅幽州老人師知禮等比者林胡翻覆荐歲不寧戎馬
之郊良亦艱苦而賊虜自叛天實誘之主將致誅略無
遺唯實省邊患且減征徭卿等忠義因心遠來陳賀深
所嘉尚並宜坐食各有賜物食訖領取

勅慮囚

勅時向炎蒸人或冤繫豈忘仁恕固須審察其京都城
見禁囚宜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檢覆訖徒已下罪各委
所由長官據情狀量決罰便放死罪已下遞降一等有
情狀難容合決格杖者決訖准例處分天下諸州亦並
准此

勅擇日告廟

勅邊境為害莫甚於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車徒
屢出芻粟載勞使燕趙黎氓略無寧歲而山戎種落常

為匪人近有野心窮而歸我曾是懷附每所撫柔而不
變梟音輒為獸搏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珪等乘間
電發表裏奮討積年逋誅一朝剪滅則東北之侵便以
廓清河朔之人差寬征戍此皆上憑九廟之略下仗羣
帥之功今其凱旋敢不以獻宜擇吉日告九廟所司准
式

藉田制

門下棗盛所以奉神祇耕藉所以助人力既義率于下

而敬在其中是為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於古而
虢公致諫漢文脩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極以來動
咨故實惟是千畝未展三推置神因人降災移歲庸不
在此良以憮然今星紀既周土膏將動去農祥而不日
考帝藉之以時朕其親耕以實御廩宜令禮官博士詳
擇典故有司速即施行

諸王實封制

門下先王之制封建有等諸侯所食征賦以歸河西節

度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潭河東節度大使原牧棣王洽
河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涓等性皆中和行無
外飾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未疇於井
賦頃以孝友之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從御府既申
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二千戶主者施
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頻亦諭旨期於悉心而政或

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荊州大
都督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處置等使上
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條察宜恭
爾職以副朕懷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為邑未盈三載已
至兩遷既殊德舉自速官謗及令按事果驗非才傷敗
實多矯誣斯甚舉不為黨豈其然歟事咨於周則異於
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且示輕貶可使持節
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馳驛赴

任雖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為臣之節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失措陷於阿比隳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刺舉宜以為戒主者施行

廢王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為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公內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居上畜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鷂之跡造起獄訟明扇朝廷見無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可廢為

庶人就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為國大計蓋非
獲已布告天下咸應知聞

停張說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履險及茲
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朕
畧小宥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任義亦
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可尚書右丞相仍將國史於宅脩
撰主者施行

曲江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一

集部

曲江集卷八

唐 張九齡 撰

勅書

勅薛泰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北庭將士等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北庭士庶等書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劍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投降奚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干等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奚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此於國家譬猶蚊蚋耳無所憚惜惟惡惡心摠是亂階私相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誨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竒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壁近至省表具之
前已勅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
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頃者劉渙凶悖遂起姦
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
徒復知密旨自聞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
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北來不窺隙會須審察
至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
制宜必先保全以此為上夏初已熱卿及將士已下平

安好遣書指不及多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累得卿表一二具之劉渙凶狂自
取誅滅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聞邊
事動靜皆爾用意即朕無憂也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官
寮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窮寇傷殘寄命無所猶以遺噍敢

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逐此犬羊略
有梟夷足申威武邊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鋒鏑既交
在卿亦有所損神道助順應不為災今將藥物可以時
將療所有將士用命即具狀以聞其不幸陣亡固將深
悼惜亦宜追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及將士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陁入界

此為劉渙凶逆處置狂疎遂令此蕃暫有遷轉今劉渙
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陀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具宣朝
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穩便豐草美水皆
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
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摠苦已勞神若不纖悉

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不忘
備是卿忠烈更勤經略事事如此朕復何憂摩管之間
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甚熱卿及將士
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等書

勅北庭將士瀚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逆胡忿戾乘此猖
狂驅率匪人圍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策卿等雖在
絕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觀釁而動取亂在

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姦詐誑誘羣胡
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不義之舉師
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固之心乘其已疲之衆
掎角歸路剪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人謀仍熟料之取
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竒功豈在言之自良圖耳比秋
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衆

多時彼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等堅
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義可感幽
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祲自銷來無所能去無所得犬
羊之衆道路埋魂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使甲戈有預
士卒且強躡彼歸途可無噍類即令所司支料以備後
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實以時叙定當有酌賞其龍泉
寺小堡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損傷各宜宣慰令得
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令賜卿

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士庶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子而固然
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渙不意含氣有此狂
愚忽於夷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誘人不從
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奴庸何足比
數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力向國輸忠
能協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嘉歎無忘於心

所云有功皆已優賞懲惡勸善實在於茲夏中甚熟卿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
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
表具知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稱所謂
君子為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負恃荒
遠且爾逋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年遣中使何

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
曲惟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奇功
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適欲多有寄附實慮此賊抄
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滅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
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忽嬰疾遽令救療而不
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殊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
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初
秋尚熱卿及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答信物及

別寄少信物並付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當以兵
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之
如子行李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窺我
邊隙圖陷庭川闕俟斤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當不思
已過仍敢我讎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死之日可
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来乘危決策一失此便後悔

何追宜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敕達等路入碎葉令王斛斯自領精騎取其家口河西節度內發蕃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同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驍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剋日齊入比已勅朔方軍西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豐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討就中簡擇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糧若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凡

此諸道徵發並限十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時討
襲時不可失兵貴從權破虜滅胡必在此舉卿可火急
支計無失便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
具秋氣漸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下
蘇祿反虜敢為寇讎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地果

自冰銷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狽而賊
既不利衆必攜離犯順違天招殃破國將在此舉已見
其徵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邊徼言念於此嗟尚久之初
解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又卿表所云葉
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向若安西出兵乘虛討襲
碎葉逋醜皆可成擒應為懸軍未能越境逆虜漏刃莫
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
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卿可與王斛斯計會伺其

動靜因利乘便取亂侮亡不以此時知待何日儻成功
立事重賞高班信若四時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效功一
皆委卿甄錄各據實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卿及將吏
軍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接要亦有克捷是卿指麾獲
此凶醜蘇祿背德敢茲寇讎自斃犬羊之羣我無毫釐
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乘此剪撲勢若摧枯張義之

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真亦送死衆既不整心且非一烏雞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決破之必矣且如所奏亦足申威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據實奏聞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將既虛叙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則深必取誠實勿令致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東
北重鎮匈奴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朕所
以雅仗才識誠思遠圖既膺此舉當成本志今奚賊殘
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為梗將遂掃蕩懸賞須明
至如寇抄之來邊境常事苟非大敵不勞我師頃者偏
小邀功或亦附益其事言而不賞示信何歸賞而有虛
叙勞何勸適使貪嗜小利之輩不思剪滅大舉之策則

深謀重賞更待何人而革弊成功當在卿爾其有賊非
大下因有擒馘灼然殊效者可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
任軍中賞賜冀能自勉令有後圖若信其苟為終若成
事而綱紀不立夷狄笑人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
已冷卿及將吏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奚既破傷殆無
遺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復聞突厥徵求欲有逃避傳

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然藉卿運籌徐以計取况祿
山義勇武用絕人謀帥得賢裨將復爾以討殘蕞勢若
摧枯仗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遇賊略有芟夷乘
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具以狀聞會取
實勞以當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以師行兵貴從權
以時經略在卿臨事一以委之效命輸忠成名立事居
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何人也邊事煩摠無乃
為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勅劔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劔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丞
王昱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吐蕃
請和近與結約郡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審籌其宜就
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憾詞柔遠懷來在卿
良筭所請入奏豈欲固違屬諸蠻初降正有邊要馳傳
以入不日遄歸來去不遑殆為勞力卿當此重寄每竭

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來歲何遲冬初薄
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投降奚等書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蕃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
安全而常持兩端遽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
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困感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
心永以寄命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即捨往愆
更收來效官賞諸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比

嚴寒汝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干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刺史鬱捷等順道
則吉惟智能圖逆節則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實養
禍胎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固是轉災為福因敗而成去
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茲復
來又何智也皆是卿素有籌略本於忠誠率先種人拔
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未嘗負約況於

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豐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誰不求安保此永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部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相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也冬末寒甚卿與衙官軍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云
虜騎東下其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兩蕃亦有應
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保無他便可信任也至於兵
馬權略決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然虜騎馳突難
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擊一戰取滅或在此舉
頃者涅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
宣示朝旨使知無他也并便處置訖奏聞朕當即有處
分比秋熟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趙惠琮往一

一口具遺書指不多及

曲江集卷八

謹案卷四第八頁前二行誰云有物役按全唐詩
誰作雖

卷五第三頁前七行寔筐延後命刊本寔筐訛實
筵據文苑英華改

第八頁前六行物情自古然按唐文粹作物情有
固然

第八頁後八行撫翼意無違刊本違訛遺據全唐
詩改

第九頁前二行豈煩仙子馭刊本馭訛叙據全唐詩改

卷六第一頁後五行故祝史正辭按文苑英華正作宣

第二頁前二行採必先於曾經按文苑英華曾作魯

第二頁後二行三行而已官失爵刊本失爵訛實封據文苑英華改

卷七第五頁後七行甘露鳳凰刊本露訛靈據文苑英華改

第五頁後八行感致所然刊本所訛止據文苑英華改

第六頁前三行遞相慰誨刊本相訛想據文苑英華改

第八頁後四行必罰以懲惡刊本必訛刑據文苑英華改

卷八第七頁前六行省表具知海路艱阻刊本知
訛之據文苑英華改

第七頁前七行負恃荒遠按文苑英華負作自

第十三頁後五行固是轉災為福因敗而成按文
苑英華作固是轉災而為福因敗而成功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戴心亨

校對官助教 臣金學詩

謄錄舉人 臣孫潢

謄錄監生 臣曹錫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曲江集卷九至
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集部

曲江集卷九

唐 張九齡 撰



勅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松漠都督涅禮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五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渤海王大武藝四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勅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
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摠一方道踰萬里託誠見於
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既能副朕
虛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况文章禮樂
粲焉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時傑志合本
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於魯衛豈復同

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
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
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淇江置戍
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
葦爾渤海久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
用嘉之警言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
物荅卿厚意至宜領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屈突干凶惡無心憂矜百姓背
叛於我終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馬不得生養及依
附突厥而課稅又多部落吁嗟卿所見也李過折因衆
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部酋豪相率歸我已令隨事當
賜亦云且得安寧過折封王豈直賞功而已亦為百姓
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為非理亦聞殺害無
罪棒打又多衆情不安遂致非命然卿彼之蕃法多無

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是卿蕃王有惡徑殺
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為王後人亦常不自保
誰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
快志目前過折既亡卿初知都督百姓諸處分復得安
寧以否張守珪先擬往彼亦即令便就處置卿應有官
賞即有處分夏中甚熱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賜
卿錦衣一副並鈿帶七事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近得守珪表稱奚倚官耨雲輒構異謀攜間
部落兼藏突厥仍欲圖卿知卿忠義一心糾逃無隱臨
危制變果獲罪人此雖天誘其衷亦是卿誠效克著聞
已誅翦是自滅亡朕於諸蕃含養過厚忝預人類亦合
知恩但百姓無識易為驚擾安危動靜處之在人以卿
才能自應率伏念加威惠勿使猜嫌既去亂羣當已寧
貼所設官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憂不賞各宜勉勵
以副朕懷秋涼卿及衙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朕比聞突厥欲滅卿兩蕃先勅守珪嚴為防護今聞涅禮已破凶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涅禮相為腹背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喪氣與諸將計會逐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氣極冷卿及衙官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烏知義兩蕃既已歸我突厥仍敢犯邊此其不順誠可殘滅適聞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亦繼進相與成功此之一捷使其喪氣然鬪防困獸誘備羸師兵家之難慎在終始卿是宿將當自明之若見可則行務須盡敵固在臨事難用速言必圖萬全不可輕舉已勅守珪與卿計會可須觀釁裁之秋涼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勅松漠都督涅禮書

勅松漠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涅禮得張守珪表知卿等破賊且突厥此來也其心毒害又甚輕敵人事之與神道可得有不有傷殘卿之忠誠加以義勇以順討逆自然必勝朕所懸爵秩惟賞有功况卿赤心復加戎捷然狂賊自遠投於死地今其傷敗必更有謀可須防之重不可失烏知義在彼宜與臨事籌之若須邀截亦與之計會秋氣漸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北
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果如
前策然契丹恃我其心不攜以逸待勞取之必也既有
剋捷當更防之困獸猶鬪窮寇勿過喪敗之餘其氣不
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邀擊蕃漢相雜
使其莫辨此亦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事指麾在卿審

斷也事今若此得算已多勿復忽忽致難於末路卿比
疾今復何似宜善將療不得自勤秋涼卿及將士已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之以國家
之威武取叛亡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緣卿
大朝節制暨闕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輕兵遣
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卿可秣馬

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所徵萬人不
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最爾凶徒何足殲盡
平盧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籌宜首尾相應令彼醜虜飛
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所悉不煩具言所有
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奚自取殲滅

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故遽誘其衷叛亡相繼及師徒追
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得所動
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安祿山楊景
暉取雪前恥亦云效命鋒鏑之下各致損傷言念忠誠
豈忘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須弔祭應合贈
飾亦以狀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秋深木落規略是時
不有斲勞何以除惡永久為患將若之何委卿良圖用
息邊甲被軍少馬已勒朔方想卿早知之宜差人受領

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叛亡何苦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為我所得惟有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既闔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若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即

初聞勇鬪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
敗棄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
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所將
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瘞救療吊死問生寇讎之
來豈亡獲已言念於此良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式遏
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數宜激
厲以保功名平盧軍儲取能支久若賊口聚食費耗更
多早宜處置使得所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士

并數令巡問春後漸熟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史思明往已有處分趙堪適至委曲知之安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軍於法合爾然此賊初叛勢尚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直為林闇山深恃不存之地萬一獸駭致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伺其有隙乘

便剪除如此籌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事有勝有負無以邂逅遂致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奪氣負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昇獎彼之小醜何足可除所有奏人即當處分平盧以北動靜須知得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奏未晚也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節制斯在而二虜將叛來往有謀曾不是思信其至此又委

安祿山輕突挫我軍威不嚴其約是事無豫一朝損失
雖悔何追但以卿忠勤復是耆舊雖有過失一切不論
實欲盡卿所長收其後效固須易慮以補前闕此賊既
叛意其却攻每事須防無失便也一一並趙堪口具夏
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兩蕃殘賊餘類僅存朕嘗懷
撫柔冀其遷善而數年之內謀叛相仍信是梟鴟固非

人也頃者所以列置軍鎮遞為唇齒所虞在此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疆為國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討除近日安祿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事雖既往義實疚懷凡在平盧其陣亡之人並委張守珪差人吊祭並勘責鄉貫具以狀聞憫彼陽魂當有贈飾興言悼惜久不能忘然此賊比來削弱已甚接繩繫頸人有其心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後圖立功成名榮貴斯在各宜勉勵共除

凶惡夏初漸熱卿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
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
忠義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
懷頃者彼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食飲異宜奄忽
為災遂至不救言念逝者此其命乎想卿乍聞應以傷
悼所以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人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
忿閥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為卿之故
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
兄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
惡亦合容其改修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
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

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
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為
福言則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
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
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
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并遣崔尋
挹同往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為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如朕記人之長忘人之短況此歸伏載用嘉歎永祚東土不亦宜乎所令大戊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讎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此是人情況為君

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永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
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及
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永作
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棄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大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畧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漢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兇徒亦即無慮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令令白真陀羅往亦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勅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大
叔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亦備
盡誠效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固應疲頓諸軍
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息行迴之人當有宴勞宜令大
同軍即辨宴設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曲江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四

集部

曲江集卷十

唐 張九齡 撰

勅書

勅常州別駕董德運書

勅當悉羌首領書

勅嵩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北庭經畧使蓋嘉運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北庭經畧使蓋嘉運書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壯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省所奏王昱及嚴正誨表具知所緣

鄉父往在常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疾行事乖疎董念封經
使具論王昱始奏停廢皆憑實狀不是寃誣後自病亡豈
可怨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鄉父襲冠帶復拘法式寧不
知此猶且有詞至於鄉身合承刺史比來未受則亦有由
聞鄉少年未閑撫字舉州之衆交藉綏懷若蕃部不安豈
虛此位鄉若能自勵從此改修父亡子及終不失舊鄉表云
部落據險幾許無知亦慮惡人因此扇誘幸無他故勿取
破亡今故令內使往問部落及百姓等此事虛實還日具

名狀聞比極喧鄉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當悉羗首領書

勅當悉拓靜維翼等諸州首領百姓等前者令王承訓
往宣問事止當州比其却來云諸州亦有所望州縣一
也恩豈不均卿等祖父已來為國守境皆盡忠赤防捍
外蕃朝廷嘉之官賞相繼近者處置未當又得卿表所
論朕皆依行想皆遂願今聞吐蕃屯結近在安戎比來
通和未有深隙計其不合為寇未知何故起兵卿比臨

邊各須伺候慮有侵軼損我居人若預圖之保無憂也
其董懲董嘉宗已有處分訖其董念雙羌嘉弄等亦
即續有處分必須嚴勒蕃部豫備惡人寇讎縱來計無
所得我之深策豈不在茲卿等榮賞勿憂不遂今故令
王承訓重宣往意比已執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嵩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許齊物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向南取鹽井比已

勅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卿可嚴備勿失事宜應須防守
並委量事處分仍遠著斥候知其有無有則從權無則
仍舊慎勿生事騷擾邊人秋中漸冷及吏人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隴右節度使陰承本使人范正顏至省表具之朕於
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密相
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云姚韜用兵取其城堡畧

觀此意必欲為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加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馳狀以聞諸處軍城數加戒勒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右未經戎事大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虞固無憂也秋初尚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士等突騎施輒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爰自

去夏以迄於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
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又聞兵勢漸合將士同心
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復何能為屢有殺獲固
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為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
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朱仁惠竟致淪亡良可悼惜具有
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此其有頻當矢石每
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
狀以聞即有優拔自餘戰士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

絕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勉樹功名即有官爵且北山雲間虜衆又疲歸途既難必有攜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永逸豈不在茲所奏縱賓軌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功人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即差使頒送初春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畧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等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惡懸軍可憂

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援先聲既振後殿載揚凶黨聞之
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然此賊為患勢未必已
可數與王斛斯計會每事先防彼將自勞衆則離貳我
因其隙從此可圖善熟籌之勿失便也春晚卿及將士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經
冬犯邊為梗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勤苦良深嗟歎

既負忠義為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增氣視
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退散攻圍
既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慮之至想所
知之近既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
謀還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
用忿戾之虜行應再來勞衆離心豈能無隙乘此一舉
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待其弊小捷小獲何用此為
春晚極暄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

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負恩為天所棄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讎錄其遠勞即合優賞但未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蕃情頗有定否

即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虛有報章未得要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不容易也今秋此賊形候如何須善防之勿使侵軼時暑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強寇壓境侵軼是虞言念勤勞良所歎懣卿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彌年足

見誠節去歲因有狂賊在彼屢有戰亡昨得表言對之
愴惻然卿狀但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令勘責可速
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使異域之功存亡受
賞近日狂虜形候如何屯收是時尤須備預更資一熟
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應是要路斥候須明
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晚毒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敵血未乾已生異心遠結凶黨而甘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衡若成西鎮何有卿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適是軍法且屯苗既能踐暴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所言不反何謂然則此蕃姦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伺便事儻不濟即云無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支當使其退不得以此為詞進不得成其凶計如此設拒乃為上策若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卿在西鎮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頃
與突騎施攻戰歷涉三年降虜生俘所獲過當懸軍能
爾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授卿重
職兼彼領護且復褒進終為後圖吐蕃此來意不徒爾
所有計校前已畧言先覺預防無能為也萬里之外三
軍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權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畧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卿久在邊鎮庶事用心又去年出兵冒遠入賊諸下皆賞卿豈無功言念忠勤不忘褒進今授卿雄要仍兼舊官宜知朕心當重寄也突騎施雖謂和好其意不真近勅彼軍與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遠著候人若有形勢事資先據如無應會不可虛勞勢在臨時固難遙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渤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突騎施凶逆犯我邊陲
自夏以來圍逼疏勒頻得王斛斯表見屯遍城張義之
等入據此城屢與之鬪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不敢攻
圍而頓兵不去但邊城糧少或為其所知持久則難不
可不早為計也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仍有所保據
以防不虞用解邊城之圍以挫逆賊之勢臨機適變委

卿裁之仍與王斛斯審籌形勢取萬全也今故令內謁者監王尚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下萬里懸軍屬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義勇孰不增氣卿等激厲將士為國盡誠決命寇讎成名當代竒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良深嗟歎

重其忠烈又聞朱仁惠中箭今復何似善須救療使得不
殂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褒贈卿宜識此意即以實
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賞亦即奏來所云
賊等請和仍尚頓兵北嶺此虜姦詐首尾百端外示求
和內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心然則蓋嘉運北庭近
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虜庭乍聞當合驚駭若復
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之胡豈堪勞役必將自潰勢
亦不久蘇祿僮或覺此革心請和亦復量宜以時開納

仍與嘉運計會必取良圖近所加兵且應支用臨事制
變豈待言之今將緋紫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
賞並委卿量事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忘我
大惠敢作寇讎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而天
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憤朕已勅河西節度使牛仙

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健五千人并
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續發遣卿可
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此賊救首救尾
形勢分離本既烏合勞則自潰若以計取可不戰而擒
若守而不攻益為後患卿比諸將皆是舊人既諳山川
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可圖無為端然連年受
弊所緣邊鎮要切並委卿臨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審量
勿為彼此之計也所緣兵募行賜則令所由支遣已別

勅牛仙客訖四鎮蕃漢健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史震襲父可汗即令彼招輯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置無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士與鬪數有殺傷諸胡攜離將自此始朕比為料亦以為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巡將士皆得輸誠萬夫一

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爵惟賞忠
義苟能盡節亦豈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朕此意若有
殊效即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烏合今其師老必
有怨嗟至如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效何國胡不受處
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可令間諜更誘其餘
此賊敗亡將從內潰且四鎮絕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
頗難救急近已勅牛仙客具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
發并勅北庭計會卿可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

舉俘滅醜虜今也其時勉樹邊勲以成不朽冬中甚寒
卿及將士比並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近得卿表知舊疾發動請入都就
醫欲遂來表慮有邊要萬一失便雖悔何追且蘇祿猖
狂方擬肆惡邊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有殺傷
想所聞也此賊諸頭抄掠虜衆已疲亦無能為正可取
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賊其數無多烽候若明密與兩軍

作號首尾邀擊立可誅剪何為當軍自守信賊公行來
有損傷去無關鍵豈是邊鎮之意也且西庭雖無節度
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患相救萬里之外何待奏
聞自此之後必須用意今遣醫人將藥往可善自將療
春初餘寒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已下蘇祿爰自
今夏連犯西陲犬羊之羣屯結不散誠欲出其不意乘

虛以入凶黨聞此必自解圍卿識朕心有符成料比王
尚客至聞已出師窮冬絕漠荷戈冒險又聞有所擒獲
張我國威言念忠誠良深賞歎在此行也四鎮狂虜必
應抽退彼既有效應合叙勞兼云擒獲人當優賞宜具
實狀一一以聞然此賊為惡勢將未已若困窮感實則不
知安西近亦加兵卿比士馬自足可與王斛斯計議遂
要圖之春初餘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曲江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五

集部

曲江集卷十一

唐 張九齡 撰

勅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劍南節度王昱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略
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勲又成大節何其壯也可
突干狡筭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處其種
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屈列愚蔽與之同

惡卿比觀變實為遠圖誅元凶而存一番行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皆卿之力也且頃者携叛又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生田疇不安於耕種寄命山谷併力干戈摠由頑凶致此勞苦向若無卿此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當驍雄之巨衆彼則朝夕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寡不敵殲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遽為轉禍之計以救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真為上智今將疇其井賦異姓封王以旌厥

庸且有後命在彼初有變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想當
安帖卿可與張守珪量事處置務逐便宜今既一家愛
同赤子惟其所欲隨事撫存春初尚寒卿及衙官刺史
縣令并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為
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殊一
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能為承

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長保此心終享
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及平章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苾伽可汗傾
逝聞以惻然自二十年間結為父子及此痛悼何異所
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得寧靜良深悲慰且知無他
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為子可汗即合為

孫以孫比兒似疎少許今脩先父之業復繼往時之好
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為孫漸成疎遠故為可汗今
者還且為兒義結既深當熟思此意人情終始固亦可
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即與弔祭使將往必令及期言
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汗及平章事與首領部
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肉在愛固是難忘

彼使近來具知安善又聞贊普情義是事叶和亦當善
執柔謙永以為好前後所請諸物其中色種不違仍別
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晚極暄想念如宜諸下並平安好
今令內常侍實元禮往遣書指不多及

勅劔南節度王昱書

勅劔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表知蒙歸義等
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宜其殘破苟非生事定
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略諸部所請朝貢及蒙歸

義等立功並委卿料若合行賞豈有不來時向炎蒸路
且脩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是有惜想卿
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若欲入奏亦任
暫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悲慕之心何可
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悼前
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將荅忠

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葬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為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以訓疆場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為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中尚寒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朕與先可汗結為父子及兒紹續情義
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雖有先言然兩
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與兒無間終不以此
為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馬不足
以貪求遠勞師徒兼冒鋒鏑勝不為武不勝亦危以此
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自異姓惟在姦
數誑誘羣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庇廕因其荒遠遂得
苟存近日已來敢茲背德又知兒意亦欲破之前與先

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辭拒彼使具知兒若揔
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瀚海近已加兵欲以滅之
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羊馬土地揔以與兒子女玉帛
別有優賞信是長策可熟思之與兒情親故言及此耳
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等首領百
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違

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試看取可汗雖為君長實在
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往年可
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為勢援諸蕃聞此不敢動搖
是我有大造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爾以後二十餘
年情義相親結為父子可汗身自不覺豈不知彼之大
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
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蹤
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殺彼使

兼為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
望亦合具有奏論朕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摠無來狀
即起凶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鎮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
羣胡已聞怨嗟於國家豈能大損中間使哥德都耽及
安胡數半泥臨河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具
宣往意其後審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令迴豈
是元心有負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
憑陵諸國聞此豈不得計約筭已西諸國未敵我一兩

大州可汗亦應先知何煩遂爾為惡况安西北庭將士
皆是鐵石為心可汗具諳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
自無義却以我為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
理論奏闕俟斤下羊馬數雖稍多欲為補荅亦何足難
惟費一州庸調酬還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為讎暴我邊
鎮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若計索
馬價我亦須得此物忝是有識之類可不自解思量又
可汗正為寇敗闕伊難如從我界過葱嶺捕獲并物奏

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送還贖普其中一物不留
可汗亦以此為詞謂言朕留此物且蕃中貧薄所見不
廣銀瓶香子將作珍竒黑毬赤縻亦為好物我中國雖
在貧下固不以此為貴可汗宜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闕
伊難如越界可汗復邊頭作梗如此不捉更捉何人適
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
誘引國家乘便取利如此等事何用為之我國守信如
天終不欺物謂天無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

可汗若遂能為惡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為
必其自省前非更思恩舊朕即棄捨大過父子如初可
汗更有何憂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
多言一一在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可汗比來和市常有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去
歲以兒初立欲相優賞特勤欲谷前至納馬倍多故摠

與留着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勒兼領堅昆馬來朕
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日丁寧示意又移
健達於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信約遂乃不
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朕緣兒義重深
為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怪計兒忠孝必無非理未委
此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磧路艱苦勒令却退去似不
相親今覩都賜蘇農賀勒下及堅昆使下總二萬疋絹
任其市易想兒知之其馬今並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

理告示也夏末甚熱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來音信斷
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既深庶事無間父
子之國直往直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蘇農賀勒處刺
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蕃馬來亦是兒所
發遣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千匹馬既

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千緣兒初立可汗朕又結為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迴所以揔留計物五十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下租庸用度無窮非特和市緣此馬價通容稍遲處利達于未還不是故為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寬心今見續續市易不久望了即當發遣迴日非賒在此還如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如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易發遣易為事須久長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往并

有少信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章事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遠
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云蘇農賀處羅達干三
年在此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去時皆
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來前後數
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弱病患及軀

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摠留所以略簡多少仍是十退
一二是在於兒處大為存情何故來章尚嫌多退必若留
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既君長北蕃復與朕為父子
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人專由利動蘇農賀處
羅達干等續續市買甚有次第雖校遲少計物並好於
往時不久當迴亦勿怪也所欲遣使來者既為父子之
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使用慰
朕心冬中極寒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

至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主
即為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情足
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
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贊普並既
是親好即合同嫉頑凶何為却與惡人密相往來又將
器物交通賂遺邊鎮守捉防遏是常彼使潛行一皆驚

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審知亦不摠損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休悉諾教藏却將還彼既與贖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略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年被略彼蕃率種歸我緣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即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為詞未知孰是今既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

鐵柱書唐九徵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於邊將在遠下人邀功變好為惡誠亦有此非獨相規亦當自誠如此覺察更有何憂萬事之間一無所限隔所以細故無不盡言想所知之體至懷也晚春極暄贊普及平章事首領並平安好有少信物別具委曲遣書指不多及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勅磧西支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兼

瓊近聞卿手足風緩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在公
良用嗟稱有古人之節西庭既無節度緩急不相為憂
藉卿使車兼有提振不獨長行轉運營田而已事務方
劇氣候又偏將攝之間自須得所今遣醫人將藥就彼
看療可與之商量隨病所宜冬寒卿比平安遣書指不
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竇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

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大和况於彼蕃復是親婭仍
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
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
七月雋州將兵抄掠兼有詿誘雋州之外尚隔諸蠻既
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為遙信虛詞且
西南羣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
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
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背恩侵

我邊鄙昆明卽雋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
舊疆何廢脩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
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沿邊諸
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
不解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八疊山築
城改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為言而彼卽生詞未
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夏中
已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聯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約于今五年人使往還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百姓獲安子孫已來坐受其福疆場之事幸且無憂此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邊事與此何殊近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贊普不體朕懷乃更旁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復定屬吐蕃耶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常事何乃固執復於國

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中鐵柱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所脩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豈為通和蠻中抄掠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姚雋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既與贊普重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再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慙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

不形言贊普何獨相尤而不思已西之事所存既大當
共成之近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
謀我磧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為惡乃以
南蠻為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
西儻有所傷慎勿為怪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
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約
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濟不
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計贊普不合異圖故令

人審看定何緣也待潘息迴日更別具委曲今附少物
具如別數為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贊普及公主比
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侍實元禮遣書指
不多及

曲江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六

集部

曲江集卷十二

唐 張九齡 撰

勅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勅天山軍使張待賓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剽賓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安南首領爨仁哲書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擬與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皆由朕自斷何人輒敢奏聞何兵即敢擅入所結親好不是近年文成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間或絕或繼終是舊好存焉惟道此有讒臣不知彼專構造亦須自覺豈可推過至如兵馬邊備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此摠無備矣疑

自彼起不可相尤近日築城不出疆界邊頭有要隨事
脩營何所致疑以此為語如彼頻歲亦築數城若不惡
心何故嚴備固是邊境常事不足為言忽此相尤深所
未達彼蕃必其自守此兵終不妄行所立盟約更知何
用鬼神知意不必多言秋氣已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實元禮中間所

云亦已備論且親以舅甥之國申以婚姻之好義非不
重心豈合疑頃歲以來加之盟約此又不信其如之何
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物來不可拒去不可追前書已
言想所知也而每來信使皆以為詞或云越界築城或
稱將兵抄掠且蠻既背彼伊自築城城在蠻中人即隨
地所以侵竊亦是羣蠻皆在荒遐豈關處分而歸過於
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不識大體此既未免彼亦有之
間構既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此贊普亦須察之勿取

浮言虧我大信以絕兩國之好甚善甚善所有諸事皆具前書公主所請與人官及內人品第即當續有處分春晚漸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今有少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歲月流易忽復經年言念遠情何能已已比者通好信使數來知彼所宜善足為慰國家大計以義斷恩離別嬰心固當自抑仍善須和順使歡好如初

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既久在彼誠亦可矜即當續有
處分宗立禮衰疾近不能起賈混之緣此未得獨行待
其稍瘳亦即遣去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晚公主已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加盟約
如此結固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比者所
有信使惟知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於彼至於突騎

施叢爾醜虜項年恃我為援幸至今日而敢辜恩朕未
即誅之待其惡積贖普越界與其婚姻前者以意向道
即云尋已告絕朕亦委信以為必然今乃定婚如初黨
惡可見又莽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令竇元禮往彼問以
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為此追還其人實將兵向西擬行
攻取前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目前得不嘆恨夫人之
所以為貴者以其有信有禮國之所以能強亦云惟信
與義若言不可信義不可親雖在匹夫尚多恥媿何況

君長能無情乎彼突騎施人面獸心偏僻荒遠見利則背與親實難贊普背朕宿恩共彼相厚應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來觀彼事意有殊往日惟任計數以此為能今與突騎施和親密相結託陰有贊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潛謀亦非遠計所欲為患不過邊庭且邊鄙之於中國如毫毛之在身耳以彼戎狄侵我毫毛雖實無多何須有損朕所以殷勤和好欲靜邊人君國之心不能忘也亦與贊普累代舊親幸無大故不宜輕絕今邊鎮兵

馬不可不防彼亦有之與此無別既不先舉自足知心
從前所言豈有虛也秋晚稍冷贊普及平章事首領百
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數有來使聞彼安寧差慰遙心想所知也
柔順之道既以夙成終始用心貴於無失惟此而已餘
不足言所附物並依領具有還荅并更附少信物別有
委曲至宜領取秋冷念比何似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比亦覺彼事勢有異略加防備仍未
益兵今得安西表來莽布支率衆已到今見侵軼軍鎮
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未自將至此者且莽布
支西出朕先知之前令問其行由得報自緣別事今乃
為賊負心如何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遇敵何暇奏
裁既彼交侵必應拒鬪倘有傷損可無相尤軍城鎮守
之人不可束手就死事由彼起深所咨嗟且累代舊親

復新有盟約彼既欺負天地違犯鬼神如此用心更知
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非常今果如言防乃不
錯突騎施異方禽獸不可以大道論之贊普與其越境
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相結久後如何於朕已然義
則合絕但為誓約在近親好又深彼雖背恩豈我尤效
先今莽問欲盡舊情必定為惡別為之所一昨遣內常
侍劉思賢送公主封物并每年國信物見已臨路適會
表來思賢此行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判官劉

明子先行具宣往意秋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吐蕃背約入我西鎮觀
其動衆是不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裏相應或恐賊
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于術四鎮咽喉倘為賊所守事
乃交切已勅蓋嘉運與卿計會簡練驍雄於要處出兵
以為聲援仍遠令探候知其有無自外臨時皆委卿量

事秋冷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太僕卿攝御史大夫牛仙客突騎
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祇長寇讎自夏及今
連營不散踈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為邊所
患終須有計以挫凶謀卿可於河西諸軍州揀練驍雄
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當發遣十八年安
西應替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得成師若無暫

勞何從息甲且此賊狂悖不論信義直肆凶毒其意已
然不此加兵以圖撲滅使其驕暴豈有寧時已勅蓋嘉
運與王斛斯審量事宜臨時為計既為卿探訪所管亦
宜隨要指麾兼有別勅發三萬人此但聲援而已可大
張威勢遠使震懾又恐安西資用之乏卿可於涼府將
二十萬段物往安西令隨事支擬及充宴賜朕則續支
送涼州云云

勅天山軍使張待賓書

勅天山軍使張待賓近知賊下燒此安然即去竟無斥
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踈闊此一分頭抄掠計其
數不至多向若烽鋪稍明復與北庭計會相與來擊賊
可無遺且邊鎮統軍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異一家况
在絕漠尤宜相援已勅蓋嘉運訖可與之籌宜凶黨復
來固須有預冬中甚寒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前加禮
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有凶寇能伸遠
績以義動衆雖弱必強豈獨人心亦有神助甚用嘉歎
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發匄積惡自取滅亡想所具知不復
煩述卿比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固無

隔闕卿宣揚國命慰撫遠人保我西陲長守誠節突騎
施凶逆慮其寇掠卿宜善討勿令不覺其來已西商胡
比遭發匄劫略道路遂斷遠近呼嗟卿宜還國必須防
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與王斛斯計會
夏末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識匿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比與護密相為唇齒而
發匄凶狡劫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惡積

改立真擅遽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讎疾頑暴相率誅
之累歲逋逃一朝剪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今授卿將
軍賜物二百疋錦袍金鈿帶七事已下節級者有衣物
各宜領取夏末甚熱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勅勃律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蘇沒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
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寇

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嘉之卿
兄麻來兮及首領已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勅今賜物
三百疋銀盃銀盤各一衣一副并金鈿帶七事至宜
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使我邊
鎮常以為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誅夷
此卿等赤誠臨事效節使妖不勝德氛祲自消遙料凶

謀還慮再下且賊衆烏合疲於重來勞則心離久必有
隙卿等常須有預以逸待之一二年間奇功可立富貴
之舉彼賊是資忠烈之懷此心可度今各賜卿衣一副
聊慰勤誠所有勲勞已令叙定當續有處分想亦知之
春暄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罽賓國王書

勅罽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
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遂之

日必有重賞朕每於遠國未嘗有所食言想亦知之勿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常為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舡飄蕩其後一舡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舡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

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
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
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
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
發遣又一舡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
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
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
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

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西南蠻大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之比秋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拓靜等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動
故令宣旨告示彼人如卿拓靜等州種落各異本自寧
帖何復為言此者採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
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輸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
各守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宜各遞相告
語勿使更然夏中已熟首領百姓并平安好遣書不多
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雋州鹽井本屬國家
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卿彼蕃落亦應具知吐
蕃惟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為詞今知其將
兵擬侵蠻落兼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之通和未
嘗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落團
練候其有動方可出兵必無事蹤亦不得先舉雋州相
去道里稍遙若有驚急復須為援並委卿與達奚守珪

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邊為捍委寄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故姚州管內大酋長郝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之先祖輸忠奉國遽聞祖逝深愴于懷言念邊人必藉綏撫又逼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繼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計會就被弔尉

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彩三百疋至宜領取秋
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南首領爨仁哲書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獠子
首領阿迪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將軍
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黎州刺史爨魯戎州首
領右監門衛大將軍南州刺史爨歸王南寧州司馬威
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耽卿等雖在僻

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處置有失或朋讎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頗革蠻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訓往彼宣問並令口具有穩便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曲江集卷十二

謹案卷九第三頁後七行並鈿帶七事刊本訛並
細腰帶七事據文苑英華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言念逝者刊本念訛近據文苑
英華改

卷十一第十頁前六行真無別也按文苑英華別
作外

第十一頁後二行必若留售惡馬按文苑英華留
作求

第十五頁前四行幸且無憂按文苑英華幸作行
第十五頁後三行豈為通和按文苑英華豈為作
何謂

卷十二第二頁後五行所結親好按文苑英華作
且舅甥親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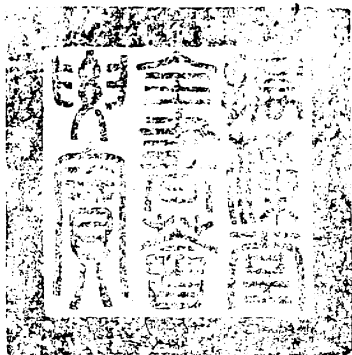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後四行所有勲勞已令叙定按文苑英
華勲作勤已令作今已

第十三頁前五行朕甚知之按文苑英華知作嘉

第十四頁後一行卿於國盡誠按文苑英華盡作

輸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 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 臣曹錫璜

謄錄監生 臣徐士俊